

階

級

情

意

結

會家達

### △導言

一般人探討「階級」問題時，均會從社會學、政治科學及政治哲學的角度而觀之。而三者都認為「階級」乃一社會現象。但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觀之，所關懷的是身處不同階級的人的心理狀態、階級經驗及生活，就算同屬一個階級亦可能有所不同。故此，筆者會將以往研究階級的宏觀角度，轉入一個較細微的研究層次。

## △香港社會發展

階級問題存在於任何一個社會，香港亦不例外，但香港社會對階級之理解卻有特殊之處，這與香港社會的發展有着一定之關係。

香港經濟的發展在近百年來有了顯著的轉變，從早期較原始、落後的漁村經濟，發展至轉口港，工商業城市，今天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尤為急劇驚人，因而形成了階級流動，沖擊着傳統對階級的理解及觀念。

二、三十年前的人較多認為階級乃被動宿命式的，而且認為階級可以從經濟（貧或富）、教育水平及修養（是否知書識墨）及社會位置等來衡量、劃分。故階級觀念較為絕對化及分野明顯。

但近年香港經濟發展迅速，由當初貧窮、落後的社會轉變為一個較富裕之社會。而中產階級較之以往更為膨脹，發展更為蓬勃，因此，人們對於「中產階級」亦有了新的了解。而社會上亦越來越強調憑個人努力去改變社會位置的觀念，就算出身工人階級，亦可衝破階級的藩籬而晉身中產階級，從而掌握社會有利資源。由此，這個強調

「憑個人努力去改變社會位置」的觀念，便取代了「被動宿命式」的階級觀念。

## △出身

中國人所理解的出身，其實是一個複雜、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概念，除了指涉鄉土背景、家庭背景外，還包括了教育背景，甚至包括政治背景。例如：滿清的初期及中期，出身漢族或滿族之際遇便十分迥異了。又籍貫亦是出身的一個重要元素，籍貫北京、天津、上海者，往往被認為有文化、有修養，但籍貫潮州、客家等，則被認為粗鄙，沒有文化及修養。在父系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亦很大，若果父系乃書香世代，則其往往較受人敬重，若父系多為勞動階級，則較受人輕藐。

故此，雖然同屬中產階級的人，但可能在思想形態、價值觀、消費習慣，甚至生活形態也有所不同。因此，要真正了解某人現有階級之形態，便要了解其出身。

就出身而言，中產階級可分為兩類：一是本來就是中產階級者，故現在所處之階級，是一種階級之延續。另一類是出身於草根階層而晉身於中產階級者。這類人又可再細分為兩類，一類是「暴發戶式」的中產階級，他們主要憑藉時機和際遇而致富，例如：戰爭的時機、賭博等等。

另一類乃通過教育途徑而晉身中產階級者，這類人在前一代精英教育系統中有卓越的表現，具備了特殊的知識和技能，從事着重要的公職或專業，是社會領導層的骨幹，

這一類「讀書出身」的人，一般受到尊敬和重視。

但這類人之中也有着更細微的出身分劃，其中一種有趣的現象，大概可以稱之為「名校情愆結」，出身於所謂名校的人，如果本身亦是來自條件較佳的家庭背景，則可以說是最理想的出身，他們在事業和社會上成功，幾乎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但現時讀書出身的中產階級人士中有不少沒有如此幸運的人。有的因自己並非出身於名校甚至聲譽較差的學校，而感到自卑或和其他出身於名校的人有點格格不入。有的縱然是出身於名校，但因自己的出身（家庭背景、父系社會位置、籍貫等）而感到不安、自卑、與人格格不入等。因此，這類人會產生三種不同的形態：一是竭力忘記自己以往的身份、背景，而依附於出身良好的人的陰影之下，他們將自己抽離原有的階層，但又無法真的完全的打進出身良好的中產階級圈子，因而長期處於矛盾的苦惱中。另一類可以稱為「抗拒型」，這種人認為自己在名校唸書，只是求知識，畢業以後便會重過以往的生活，這種人適應力較強，對於過去並不否定，亦不高調地談論。第三類可算是「無所適從型」，這類人有時會認同自己以往所屬階級，並因自己出身低微，却能而引以為榮，但有時又很怕被人知道以往的個人歷史，因而顯得不安、

退縮。

這種講求名校出身的觀念，其實正在長期培養他們的自卑感及次等民族的感覺，因為這出身是個人歷史，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然而「名校出身」這身份確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當中出現了一種社會關係建立的功能。現今世界各地均講求關係，很多政府高官及私人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大部分均來自少數有名望的學府、名校，校友互相照顧。故很多舊生會存在多時，但仍很蓬勃，顯明它正扮演着一種社會功能，賦予成員們支持及社會價值，並且，隨時可換取機會及實質報酬，而此種關係既可給予人方便，又可傳遞及繼承，簡言之，是一種社會資產，故沒有人會隨便放棄。但對某些人而言，其實是一種負擔，因他們欲將此種只係兌換成社會利益，兌換不到時，便成爲一種負擔。

「出身」的觀念，對穩定社會秩序有一定之功能，將社會不平等現象歸咎於「出身」，使人不會對社會產生不滿，只會怨嘆自己的出身不好，生活的不足則解釋爲個人的失敗，而不是社會的不公平。

## △階級情意結

由草根階層晉身中產階級的人，往往在長大過程中對於固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均會產生嚮往之情，希望自己成爲

一個不折不扣的中產階級者。但由於他們不能充分了解、掌握及操縱這種生活、意識形態，於是便會產生不安的情緒反應，而這種不安又無法化解的經歷，又可能會產生反感，這是一個自我防禦功能。既然無法真正面對及解決這種經驗，因此只能透過抗拒、迴避及貶低的途徑去化解。

就以飲食習慣爲例：基於香港早期的階級觀念混雜了殖民地色彩，連帶飲食習慣也受到影響，故此，在五、六十年代西餐便成爲一種高尚的消費形式，乃身份之象徵。以致出身低下階層的人，對西餐產生一種嚮往，他們會以高昂的代價，以求一嚐西餐的滋味。直到今天，這種情況仍殘留在香港的社會中，出身草根階級的中產階級者，對於在大酒店或高級餐廳享受西餐，仍很嚮往，但在嘗試之同時，他們對於餐廳內那種懾人的氣氛、常有歧視眼光的服務態度、以及用膳過程的考究，顯得不知所措和不安，由於這種不愉快經驗，他便會產生反感，有的從此抗拒、迴避這種消費形式，有的不單如此，還會貶低、貶斥這種消費形式，如指之爲「冇乜好食」、「唔抵」等。

背負這個「階級情意結」，因它確實是一個無法改變的實況，它涉及個人的歷史背景，卻不能憑努力而將之抹殺，如果他尋找不到出路，他便要一生背負這沉重的包袱。

## △理想的出路

現今一般人均接受他人及社會對自己的價值衡量，並且受制於所屬圈子的次文化所影響，所謂「品味」、「風格」只代表某一個階級的文化偏見，而這個階級次文化是受到市場機理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突破社會及某特定階級的價值偏見，就需要有勇氣地選擇一種「殊途生活」的形態，應自覺地選取一些自己真正享受及適合的東西。

現今的香港社會發展多元化，選擇較多，每個人均可創造不同的生活形態，其實我們很多時高估了別人對自己的期望、關注或影響，事實上社會在多元化過程中自然地增加了對個人殊途選擇的容納，當一個人帶着信心、落落大方和自然地表現自己所選擇的生活形態時，是相對地容易受到接納，甚或欣賞的。

此外，如果我們對於現時社會中不成比例地強調個人成就及在與人相處時太強調社會地位之高低這種意識有較深的反省，重新堅持社會地位並非衡訂個人價值的唯一準則，甚致不是最重要的準則，我們就有較大的可能去肯定自己的價值，將自己的生活、社會和人際關係從階級成見中釋放來。